

宋元通鑑

第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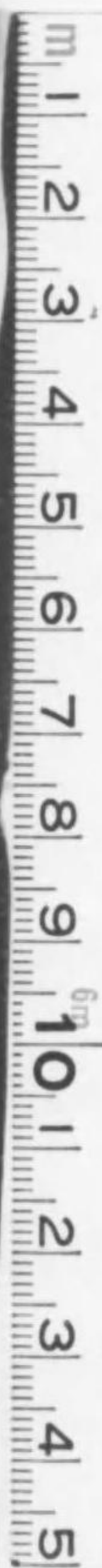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特279

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特279
276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

癸未
一年

仁宗六

慶曆二年春正月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辛

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

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癸巳

元昊上書請和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歟益

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

元昊將野
利天都王

王嵩

號天都王元昊倚爲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
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
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
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
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旣深世
衡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
苦卒無一辭怨望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
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
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
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世

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
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
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濱歿不得洩
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
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世衡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种將軍今
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别有書嵩佯目左右旣而荅以
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
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
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

召嵩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紳加執縛至于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歿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歿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

似小說

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歿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襲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辜元昊旣失二將久

元昊將
賀從昫

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鄙用兵日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
 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
 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
 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
 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
 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昫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
 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
 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
 以聞從昫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

應敵得體

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
 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
 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
 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
 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自鬪鬪久不解
 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
 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
 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
 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
 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

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二月

牛奴訛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辛酉，立四門學。時邊吏誣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收其家。賈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上從之。平族獲免。三月戊子，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元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毋

禮大臣但非其人耳

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歿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臥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召夏竦爲樞密使、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

王素
蔡襄

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

封元昊

倉卒易賢將

昊自稱元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

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庸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

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領之。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

王拱辰

通鑑卷二十一
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
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
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
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
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
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
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
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
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
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

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
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
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
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
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
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
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
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
興徐出闈闔晨坐太極晝開閭闔躬覽英賢手鉏姦
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

多事

議論精卓
在宋朝文
字大有聲
口

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感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
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期
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
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
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闥為予京
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
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
切予不堯舜弼自答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

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檣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
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
里歾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
鐵寵名大官以酌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
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
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
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朴不施剗剗可屬大
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轍
轍言論磔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

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
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管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
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
疋、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
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
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
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奸進
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

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踧踖、重足
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
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
臣職、四夷走馬、墜銜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
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
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
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范仲淹亦謂韓琦曰、介之爲此、蓋可虞也、五月丁
卯朔、日食、帝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遣使祠禱岳瀆、
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

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日子也，有世舊，非它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

王德用不終

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已，撤樂減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敢受賀乎。

呂夷簡求罷，帝優詔弗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謫

人臣不忠，莫大於引進庸人而不智，亦莫大於是。

亦未知何以得此

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械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寒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蒞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

舉錯

老成人用心而說者遂坐以更張作事難矣哉

開天章閣臣子一遭逢也區區列教何足道

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備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復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

此兩人者同心共濟人也何必分西北

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癸丑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

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
 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河中
 同華諸州飢民所活百餘萬人且陳西北四策以為
 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
 洛都密定討伐之計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
 仕乙亥任中師罷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
 第受謁冬十月以張昞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
 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
 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二丞
 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

張昞之

朱墨書

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
 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
 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
 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昞之等首被茲選昞之河
 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
 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
 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
 哭邪亦宜細察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
 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
 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

沈邈

施昌言

李絢

考課

更定磨勘法

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眾志不激勵非甄別人情不憤悱具申凡目著于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賊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賊臯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遍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勛階爵邑至

穆記此等或稍略之可也

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眾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契丹北院使蕭孝穆卒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儉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寶臣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

抑僥倖

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于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于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仕。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第姪

更定蔭子法

孫甫

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十二月丁巳。大雨雪。水冰。河北兩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宋元通鑑卷二十一

仁宗二十二年

二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二

起甲申至乙酉

凡二十二年

仁宗七

經筵

趙師民

曾公亮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

藩王

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乙亥荆王元儼卒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獻太后臨朝王自以屬尊望重恐為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辛卯太常禮院

拯飢

崇學

上新修禮書及慶曆祀儀 二月丙申出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飢民 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與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

設學校以備州縣之察則把持與狎侮皆非

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貧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

重教官

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已卯出御書治道三十五事賜講讀官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夏四月丁酉以宜州蠻歐希範叛詔廣西鈐轄司發兵討捕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

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

愚意直說君子不党，何等明白，且可釋主，疑即朋党，論宜無作。

典武學

梅堯臣

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何難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

元昊誓詞

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
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
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
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
常數臣不復以它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
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
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
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
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上四
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且請力行七事一

又守之計
只用土兵
故關內諸
州土兵免
其遠戍而
併遷其家
於緣邊任
營如西戎
以山界蕃
部為強兵
漢家以山
界屬戶及
弓器為善
戰器各以
邊人為強
耳

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
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又言北
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
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
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
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
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
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
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
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六月開寶寺塔火余

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廩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壬子，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

出范仲淹

未見更張何謂無漸此等語吳不刪去

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寢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

夫生意得
象陳執中
夏疎微小
人亦無如
之何

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
莫如在朝廷為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
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夏中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
於圖治而富范等劬於讒間不果其志何邪古者
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
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
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
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
邪

契丹史
封宗室

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惟
此默禱上帝願歸咎眇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寔由
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
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
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契丹初修國史
命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充史官秋七月戊寅大
封宗室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
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
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
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

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壬午，月犯熒惑。癸未，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八月，命余靖如契丹，致書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

亦一機會

始失之繼

遷以養成

德明元昊而求援於契丹先着俱失

出富弼

出石介

疑相臣逐言官之漸

何周旋至此史筆安在

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戊午，詔輔臣所薦官，毋以為諫官御史。九月戊辰，呂夷簡卒，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後居壽州，舉進士，又舉制科，歷位輔相，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選將命使，二邊以寧，說者以為夷簡之力為多。然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李迪于外，不知此何以云。當時謂其屈伸舒卷，動有操術，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故當國最久。先呂蒙正稱其有宰相才者，豈以是邪。

朱熹曰、當呂夷簡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見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不盡出於公、其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有間矣、

論曰、古所謂一个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

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个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出歐陽修

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爲諫官、旣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儻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若子小入並用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

相杜衍

契丹三路
兵
契丹蕭惠
契丹與元
吳大戰

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賫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

元昊計困
契丹

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逐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

契丹主遂引兵還。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契丹以雲州為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十二月，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

冊元昊

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擁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种世衡卒，世衡字仲平，放兄子也，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歷知環州、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歿

築古細腰城

蔣偕

通鑑卷二十一
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罷三相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

蘇舜欽

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

張方平不終

前輩多以
放廢做實
事鍊真骨
若山水詩
文又其細
者耳

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
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
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
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
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
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
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
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

恤囚

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
知鄧州 調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郡獄適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
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置手板歸取告身
將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
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
任叙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是月李之才卒
于懷州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朴率自信無少矯厲
師河南穆修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學有淵源秦
漢以來鮮有知者卒之日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

尹漸

宗學

哀感疾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門人邵雍表其墓有曰
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三月己未
詔大宗正勵諸宗子授經務學辛酉韓琦罷時范
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
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
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
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歷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
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
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
弼爲樞密副使皆忽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

李良臣

議城水洛

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
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
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
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
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
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
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
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
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
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戡論
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戡。竟徙洙知應州。又徙晉
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
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
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
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
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
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
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

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
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右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
官余靖歐陽修輩旣已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
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請
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
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
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
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其後洙在隨
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
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欲致師魯於死。而

通鑑卷之二十一
師魯不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執政之意，乃欲害洙，蓋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南深服其識量，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陰晦不見，羣臣皆賀，監察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太戊之桑穀並

李京

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歷歿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夏人歸石元孫

帝有此盛德而不能
察韓范諸臣豈賈生
不善用漢
文耶真千
古一憾亦
一疑也

通鑑卷三十一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歿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旣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第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戊申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爲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

孫抗

昌朝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至唐別命樞臣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迨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乞免兼樞密使從之時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吳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五月己巳罷諸路轉運判官閏月丙午曩霄遣人來謝冊命六月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

何待其謗
息
連坐之嚴
如此

通鑑卷之二十一
錦鹿胎半之、秋七月戊申、廣州地震、石介卒、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貌厚氣
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
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介安然不惑
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卒年四十一、歐陽修哭之、謂待
彼謗焰息、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八月庚午、荆南府
岳州地震、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舉官犯
罪、當連坐者、除之、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
臣兼樞密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

龔鼎臣

呂居簡

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
復詩、時介已歿、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已、常
欲報之、因言介詐歿、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
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
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
鬪族保介必歿、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
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處州
稅、介子孫羈管池州、陳堯佐卒、謚文惠、堯佐字希
元、堯叟弟也、初舉進士、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作文
以告、捕而戮之、鱷患屏息、知壽州遭歲飢、欲賑之、曰

陳堯佐吏治

通鑑卷二十二 宋紀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乃自出米以食、
餓者於是吏民各爭出米活數萬人。為河東轉運使、
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
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
足。吾豈為俗吏哉？知開封府、則謂任威以擊強、盡察
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凡
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而寬恕行乎
其中。文學政事、天下所知。但其入相也、值呂公著累
乞致仕、帝不允。因詢曰：卿去誰可代者？公著曰：陛下
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

周堯卿

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者。因得大拜。于是極
懷薦引之德、遂作燕詞為謝。有為誰歸去為誰來、主
人恩重、朱簾捲之句。且攜酒過公著、歌以侑之。殊失
大臣之體。至是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天官、
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可歸息於父母
棲神之域矣。其終身所見、蓋如此云。周堯卿卒、堯
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篤於孝友、為學不專於傳注、
問辨思索、多所自得。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于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魯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

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仁宗八

計用章

慶曆六年春正月丁亥范雍卒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後徙河陽舉進士為洛陽簿歷官禮部尚書平生行已大畧亦多建立但在延州不納計用章之策而取敗反誣以罪而竄之是其所短云卒年六十八謚忠憲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戊

范富去而
冗官又多

仁言多而
實政少

胡宿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寅、青州地震、詔陝西經畧安撫及轉運司議裁節諸費及所置官員無用者以聞、三月辛巳朔、日食、帝謂賈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安利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等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庚寅、登州地震、岬嶠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如雷、甲午、月犯歲星、夏四月甲寅、遣使賜湖南戍兵方藥、五月甲申、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皆地震、而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

先見貝州
王則之徵

丁度

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為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者、西北二邊不動、必有內盜起於河朔、宜為之備、登萊視京師為東北、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洩、故陰乘而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戊子、減邛州鹽井歲課緡錢一百萬、六月丙寅、以久旱、民多渴歿、命京城增鑿井三百九十、秋七月丁亥、月犯南斗、八月癸酉、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叅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証

吳育執法

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歿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歿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九月甲辰登州有巨木三千餘浮海而出冬十月詔發兵討湖南徭賊十一月遣官議夏國公封界周敦頤在南安不道作不知為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珦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顥頤師之尋令彬邑郡守李初平知其賢薦諸朝且語之曰吾欲讀書

程珦
程頤

李初平

如何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七年春正月乙亥頒慶曆編敕二月大旱詔求直言已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三月癸未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驛置以聞乙未賈昌朝吳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大旱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相出判大名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誼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遂併罷育出知許州徙蔡州育設五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

出育

御盜

者詔遣中使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
往取之育曰使者欲藉兵立威邪欲得妖人還報邪
使者曰欲得妖人爾育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
于境內安得不知此特鄉民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
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乃館使
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械送闕下
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
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纁不欲聞見
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
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

楊儀

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
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耻示敦厚之道
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
辭且請便郡因命知汝州四乙未以夏竦同平章事
丁酉改樞密使竦平章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
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
今不可使其事故改之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
訥爲樞密副使辛丑帝禱雨于西太乙宮日方炎
赫帝却蓋不御及還遂雨夏四月己酉以江東轉
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苛刻相尚並削

尹源

職、尹洙卒、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文學知名、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為文簡而有法、歐陽修蚤工偶儷之文、洙以唐韓愈之文示之、而修之文遂以名世、天聖初、天下無事、洙獨喜論兵、嘗作叙燕息戍二篇、語在宋史、洙本傳中、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卒年四十有七、初洙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洙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洙頃若有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仲淹守南陽、一日

天下未嘗無事也、但自不知耳

朱炎

洙忽手書與仲淹別、仍囑以後事、仲淹極訝之、以其書示朱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而坐、炎為道仲淹意、洙乃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仲淹、仲淹至、哭之甚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仲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韓琦表其墓、謂師魯以文武之才、震暴天下、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佐、而反遭讒毀、終貶以歿、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

嘆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以下、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五月乙亥、蠲天下逋負。六月壬戌、詔臣寮朝見者、留京毋過十日。秋七月、除災傷倚閣稅及欠折官物非侵盜者。八月乙丑、析河北爲四路、各置都總管。九月丁酉、詔刪定一州一縣敕。冬十月壬子、李迪卒。迪字復古、濮州鄆城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果位至平章。卒年七十七。謚文定。十一月戊戌、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則涿人、初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

董元亨王
獎等叛亂

田斌田京
等御變

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收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日眾，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絕，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縋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胡宿所謂內盜起于河朔，至是果不誣云。

八年春正月，明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闔將

用人

明鎬

汪文慶

用人

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閏月戊申，詔以文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

王信

用人

楊偕正言

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夏元昊卒，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厖，訛厖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諡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爲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審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旣而欲爲審令哥納沒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審令哥憤殺元昊，不歿，劓其鼻而去。匿訛厖家，爲訛厖所殺。元昊因鼻劓歿。

王侁曰：自德明欵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凶悍，

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帝以閏正望夕將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歿。

賢后

王守忠

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二月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

召對

二萬贖還飢民鬻子三月甲寅帝幸龍圖天章閣詔輔臣曰西陲備禦兵冗賞濫罔知所從卿等各以所見條奏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其悉以陳癸亥以朝政得失兵農要

亦無確然
石畫可惜
也

不學少文
是寬執中
語

務邊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召知制誥諫官御史等論之使悉對于篇皆給筆札令即奏上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獨進曰臣等皆待臯二府固已總萬幾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學士張方平鎖院草制至夜分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

通鑑卷三十三 魏紀
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

何郯

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御史中丞魚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強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非捍獯粥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

魚周詢

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闕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齋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飢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恤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

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缺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旣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缺、動踰再期、預闈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一至于此、願陛下特詔進

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寢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

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欵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師臣出於遽猝非自行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闔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

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為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為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畧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

宋西此事
大都敗于
庸臣持議
其受賄無
疑

可施車陣亦宜請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帝嘉周詢詳敏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為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毋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壬申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度以與夏疎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

明主

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五月辛酉。夏竦罷。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何郯論竦奸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超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罷之。乃出知河南。六月甲午。明鎬卒。鎬字化基。安丘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端重寡言。所至安靜。臨事不苟。既卒。人多傷之。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丙申。章得象卒。謚文簡。得象字希言。浦城人。舉進士。

館閣親民

其得寵多
用此

歷官輔相。僅保祿位。不能有為。知范仲淹之賢而復擠之。尤其所短也。秋七月戊戌。以河北京水。令州縣募飢民為軍。八月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轉給河北京州軍。冬十一月。發廩賑畿內貧民。十二月乙丑。詔改明年元。赦天下。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買粟以濟河北流民。丁卯。冊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奸人之謀。不可不察。

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言相本以皇宗閣前請突其事莫離繼中宮劉美
 夫人亦學難也其來數難於章之國喉結到正贊則
 或及... 中時國美人... 入... 貴... 濟... 士... 變... 帝... 以
 國... 承... 妹... 天... 出... 內... 蘇... 益... 顯... 三... 同... 贊... 果... 以... 執... 所... 托
 ... 冬... 十... 一... 日... 分... 泉... 淵... 者... 內... 會... 是... 士... 之... 日... 丁... 丑... 滿... 寒
 ... 其... 時... 只... 當... 軍... 人... 日... 丁... 丑... 所... 北... 京... 東... 西... 水... 吳... 滿... 寒
 ... 報... 之... 小... 其... 而... 遂... 也... 開... 拜... 士... 日... 丙... 辰... 以... 所... 其... 本... 今... 世... 繼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終